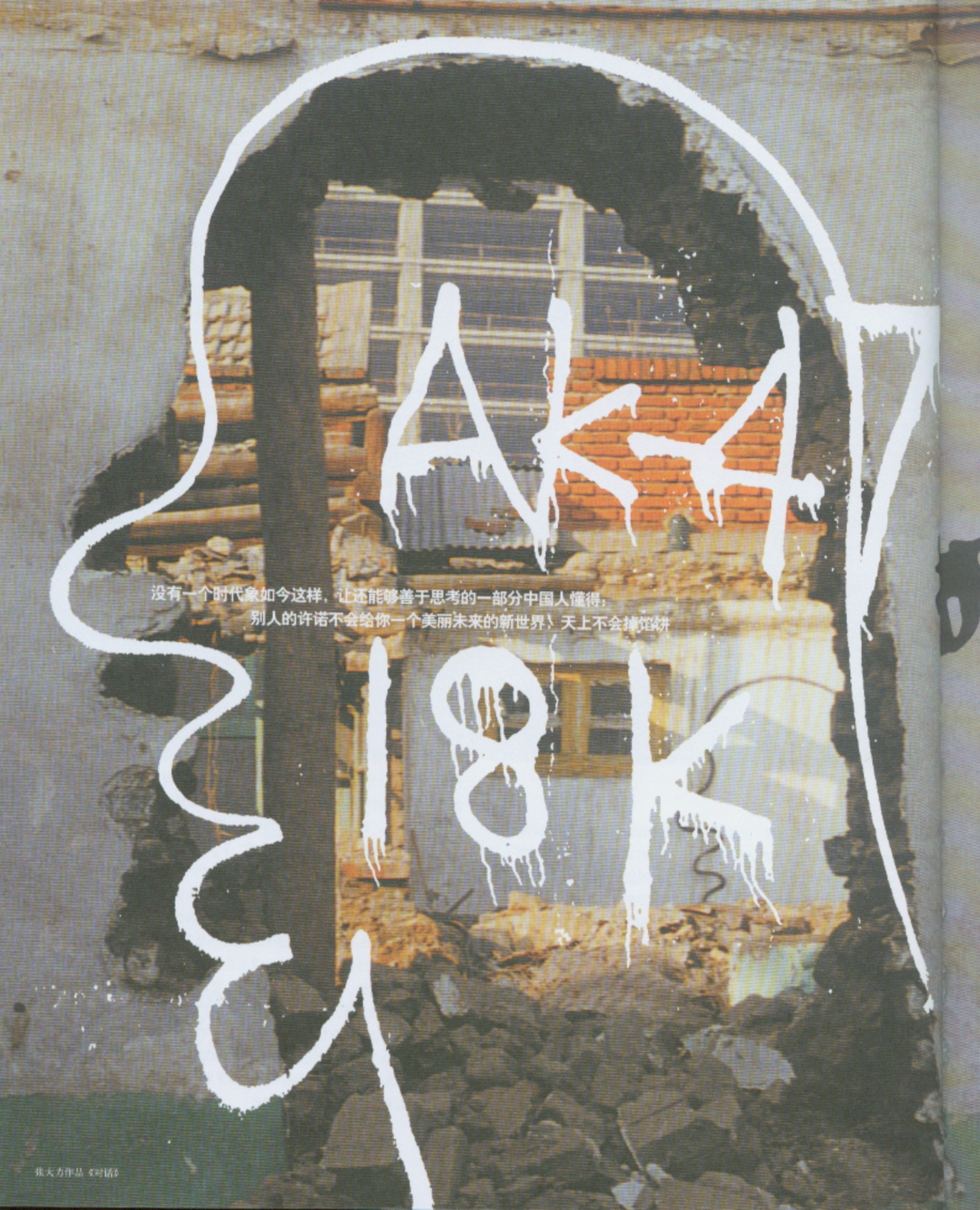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04年的日子  
DAYS THROUGHOUT THE YEAR OF 2004



没有一个时代象如今这样，让还能够善于思考的一部分中国人懂得，  
别人的许诺不会给你一个美丽未来的新世界，天上不会掉馅饼

# 拆、拆、拆、拆、拆！

文 / 张大力

>> 张大力  
艺术家

拆迁、危改、异地重建、修旧如旧。每当我在报纸、工地、通知和某些不合法的文件中看到这几个我熟悉的汉字时，我就禁不住会有一种厌恶似的痉挛从心底里涌起。

我一点都不想掩饰我对这个城市变化的厌恶，最初的兴奋被一些无能的建筑师创造的丑陋作品彻底的埋葬，我不想说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天分，也许这只是一个极短的过程？伟大的作品会在痛苦的磨练中诞生？但是我想告诉北京的过去比较了解的朋友，北京的历史被彻底地毁灭了。

我们付出了代价，这个代价让我们无论用多么长的时间，都无法弥补我们所犯的罪恶。无知和愚蠢就如同这个城市上空的污染一样让人难过，让人麻木的等待宣判，有时这个污染还会透过戏剧性的通道变成一道彩霞，让我们已经不会思考的大脑误以为是神明之霓裳：

西单东南角灰色的长安戏院，在长安街的另一侧易地容光化出一道彩虹；王府井北的吉祥剧院被危改了，却留下了她身旁唱圣诗的教堂；郡王府异地重建变成了四环边的高级餐厅；南池子修旧如旧，却修掉了市井之平祥……。

我并不认同高高的玻璃楼和宽广的马路就是现代化，那是用现代的材料轻易就可以得到的结果。而城市中心那些低矮的平房，狭窄的胡同却是最珍贵的遗产，那不代表落后，相反那是这座城市历史和文明的证明，是一个城市的灵魂。现在这个灵魂被切割成一个个记忆的碎片，丑陋不堪的大杂院，如同一个典雅的女人被强迫作了隆胸和丰臀手术一样。你能看到的肉都在外边，可都是假象，糊弄人的东西，她击碎了我们美的习惯，肉排变成了肉渣，令你怎么也找不着肉的滋味。

国家大剧院就坐落在天安门的右侧，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建筑，它完美的弧形在天空下闪闪发光，如同巨大的飞碟降落人间，但是当你知道它是建立在一片被拆毁的四合院的基础上的时候，你还会那么毫无保留的赞美它吗？



同样，库哈斯构想的中央电视台也是一座宏伟的杰作，但是它诞生的基础无疑是集权政治的产物，只有用国家的权力和财力才能建造如此庞大的电视台，以后它会更好的控制我们的神经。

请问，哪一个欧洲建筑师愿意把佛罗伦斯的老房子铲平，然后盖一个辉煌的圆顶歌剧院；谁会为墨索里尼的罗马新城唱赞歌？欧洲人不会，那么在北京谁来负这个责任？

水上家园没水，森林别墅没树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。被动的生活，被动的被改变，被动的住在偷工减料漏雨进风的豪宅。有时候你的付出和你得到的并不相等，那也就算了，因为这是你的自愿。但是决不能原谅被剥夺权利后的认同，它伤害的是一个种族的灵魂。有人告诉你，拆了你的四合院，让你住上高楼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先吃饱穿暖再思考也不迟。但我相信，有人宁愿相反，宁愿不被象某种动物一样对待。

站在景山上，你面前那片亚洲最美丽的宫殿在周围的逼仄下犹如盆景，宫墙边新栽的松树又让人联想到烈士陵园，我更担心有一天会被贴上灰色的瓷砖，这不是没有可能，因为无知没有底线。

1877年创办英国第一个古迹保护团体‘古建筑保护协会’的威廉·莫里斯说‘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，它们曾经属于我们的祖先，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，除非我们将之变为假货，或者使之摧毁，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任意处置的对象，我们只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。’（见南方周末2003，12，18，A11版），你去看看南池子那些新建的假四合院，去永定门看看新盖的城楼，就知道莫里斯先生说的是什么。我们不需要在虚假上锦上添花，守住固有的一点点真实和品位已经实属不易。当我们不信任替我们做主的托管人时，我们能不能发出我们的声音？

在一个形式不是艺术家要致力于解决的唯一问题的时代，那么对社会的介入和看法必然就是艺术表现的重中之重。我们无法躲入象牙之塔，即使那是艺术家所向往的最美妙的温床，现实击碎并支配着艺术家想要创造纯粹形式美的梦想，也无处不在地影响你的生活，你无法逃避，无法不被平庸的统治和假装激情的白痴所激怒，因此艺术就越加显示出它对现实批判的力量。

虚幻膨胀的城市，被肢解的古旧民宅（“1990年北京市在启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时，提出危改要以古都风貌保护相结合，以住房体制改革相结合，以房地产开发相结合。政策设计尽可能周全，可在实际操作中，却过多地倚重了房地产开发。造成的后果今天已能看到，62.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，目前已被拆除逾半，连同公园和水面在内，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。”《新京报》2004年11月19日A02社论），无动于衷习惯于被别人安排生活的市民，这些都是当代艺术要追问的根源。因为没有一个时代象如今这样，让还能够善于思考的一部分中国人懂得：别人的许诺不会给你一个美丽未来的新世界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

破碎的黑瓦，裸露出木柱的粉墙和遍地钢筋、钉子的废墟，使艺术早已失去了它温文尔雅的生存条件，它只能在被挤压中妥协或者走向温文尔雅的反面，拆、拆、拆！你们拆，我也拆吧！我想告诉别人我也在现场，我不愿存在于我脑中的映像是由别人来转述的经验而成，我要表现和看到发生于我们所有人面前的真实，这是瞬间记忆的证词。



